



纸风车

■ 吴中伟 合肥

周末去公园，一到门口，便有不少商贩在兜售孩子们的玩具：造型各异的风筝，响声震天的喇叭，精巧别致的小火车，五彩缤纷的塑料风车……目光不觉落在了风车上，思绪也不由得飘向了远方。

还记得儿时手工制作的纸风车吗？在风中“嚓嚓”作响，撩拨着记忆的齿轮。那个年代，每个孩子白天拿在手里、晚上放在枕头边，生怕丢了似的。

孩童时代，书目很少，就是语文、数学课本，其他辅导资料根本没有。做纸风车，断然是不敢打课本本意的。作业本上的纸薄，软得很，风稍微大一点，就吹得蔫巴巴的，歪斜到一边，臃肿不起来，还容易被风扯破。

有次去外婆家，翻箱倒柜，找到舅舅当年读初中的地图册，封面虽蒙上了一层灰，里面却光亮如新，如获至宝一般。滑过书页，牛皮厚的彩纸，摸在手里平整厚实，就像上等的布料。轻轻撕下一张，连声音都是那种好听的脆巴响。先是叠对角线，再左右交叠一次，留存正方形的形状，裁去多余的部分。中指慢慢压平，沿叠痕，用小刀细细地裁，千万别裁到底，得离对角线交汇点1厘米左右的距离。可马虎不得，叠得、裁得不到位，不仅破坏美观，还影响纸风车的转速。裁好的纸片再小心翼翼地朝中心翻折，用钉子铆上，一只纸风车便做好了。

最难弄的是钉子，一般家里的洋钉粗了些，别在纸的边缘，容易把纸撑破。大头钉又

短了些，插在木棍上不牢固，风呼啦吹几下，就会掉下来。最好是细、长的钉子，一头尖尖的，隔壁二虎家就有，他爸是木匠，木箱里到处都是，但得用彩页纸或糖果和他换。

先是鼓起小嘴吹，温热的气流拂动扇叶，慢慢地转动，发出“嚓嚓”的声响，孩子们在一边端望着，睁大着眼，整个世界变得奇妙生动起来！顺手找来一根木棍，用尖钉插在上面。乡下柴棍多，俯仰即是，往往挑那些光滑、直溜的，握在手里也妥帖些。

通常几个孩子拿着纸风车，迎着风，比赛似的，奔跑起来，看谁跑得快，看谁的风车转得快。一群乡村孩子，穿过场院，绕过水塘，飞过沟坎，跨过田埂，撒欢一般，奔着、跑着。累得气喘吁吁，便围坐在桑树下，看着青涩的桑葚直咽口水。孩子们把纸风车插在沙土上，说笑着、推搡着。湛蓝的天空，飘过几朵白云，屋檐下飞过几只燕子。各家都飘起了炊烟，能闻到饭菜的香味了。只有纸风车还在晚风中，不知疲倦地转着，应和着孩子们心照不宣的憧憬和守望。

今夜，仰望黢黑的苍穹，只是无端地想叠一叠纸风车，学着儿时的模样，一路跌跌撞撞地奔跑着，迎着儿时的风！



走出

■ 何曙光 合肥

我必须逃离城市，在夕阳坠地之前那些昂贵的鸽子笼，远不及河边的竹林一看见绿麦地，才发现世界正在发芽社区里移植的大树，可能都是她的谎言不信您看：

只有金色的大河如此坦然。她从不矫情滚滚流水洗刷千年的生命万物，然后重生只有绵绵的青山如此坚定。他从不改变窃窃鸟语诉说此刻的山野真情，然后悠然所以啊！

回落人间，看毛竹催笋时，我们便开始想念美食蒿子粑粑，葱油烧饼，老腌菜和她的旧瓷缸在春天，所有生命的磨难都将幻化成清风一盏所以啊！

就仿佛在昨天，您梦见蝴蝶飞来飞去就仿佛在书里，您看见时间忽明忽暗

闲停茶碗从容语

■ 高玉霞 黑龙江

看到两句诗很喜欢：“闲停茶碗从容语，醉把花枝取次吟。”读来不觉间让人意气相通。生活总是忙忙碌碌，停下来，慢慢喝茶，慢慢赏花，慢慢说话，从容安稳，不急不躁，岁月的美，恐怕就在这“停一停”“闲一闲”之中。

“闲停”绝对是生活的良药，一剂足矣。它会褪去你焦躁的外衣，让心在碧绿的柔波里，化作一枚圆润的月影，在春意萌动的夜，悄然浮起；它更会让你，随行随止，看烟云成雨，听雨落清潭，心随意动，一切皆成自然。

王维有一首诗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读来顿觉，春意盎然，香气盈袖，心神俱宁，人生所有的烦恼都随之而去。原来只有在“闲停”时，生命的一切才倏忽醒来，“山高月小”“水落石出”，万物自此，与你同呼吸，就连花瓣的坠落之音，也如同箜篌般阵阵入耳。

一次，在野萝丛生的幽林，一只松鼠在高高的树枝上“美餐”，剥开的栗子壳正好“砸”了我的头，待我前去瞧时，它仓促逃窜，我却興味十足，看着脚下一堆的栗子壳，想起一句话：“不知名的果子‘啪嗒’一声落入车窗，一面是日光，一面是果香。”多少忙忙碌碌的日子啊，也只有那一刻，让生命直到现在，依然记得那个散发着松香的午后时光。

可是，一年365天，这样带着香气的时光又有多少呢？细细想来，又有哪一天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？

煮一碗黏糯的莲子羹，看蒸汽锅的热气汩汩传出，再用瓷勺舀一碗，静静地享受清淡又温和的晨光。赤脚在地板上走走停停，舒舒服服窝在沙发上，看几本书。

不去想穿什么衣服、化怎样的妆容，更不去想，见什么人、办什么事、说什么话，不用警觉预判，没有满脑肥肠，静静地看日子的脚慢慢地挪。推开窗，清风徐来，树影婆娑，满院清辉。这样悠闲的时刻，胜过多少隆重却拘谨的宴会？恐怕只有此时，人生才甜丝丝，真切切，也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也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。

“闲停”是风入竹，鸟归巢，一杯浊酒，满身山雾。纵然屋子不大，纵然朋友不多，我们依旧可以在月落乌啼的夜晚，从从容容地看月影、听雨声、忆旧事。人生浩浩荡荡的悲与喜，都在一杯老白茶的气韵里，变淡、闲散，最后无影无踪，只留下一个最真实的自己。

一捧草苔，满盏白云，几两清风。幸福的人生，其实无需投资，只要怀揣一颗简简单单的心，停下来，坐在椅子上，光影氤氲，一人一猫安卧，这天地就已经足够了。

谁不曾误读青春，谁就未曾青春

■ 黄涌 合肥

海子逝世之前，身旁带有四本书：《新旧约全书》、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、海雅达尔的《孤筏重洋》和《康拉德小说选》。

我读大学的时候，迷恋过海子，围绕海子几乎读了他热爱的所有的书，《康拉德小说选》自然是必读的。

那一阵子，我的枕畔，常堆有各种外国作家的书，如《瓦尔登湖》《金蔷薇》等，不过小说却没读几本，《青春》算是其中的小小意外。

那时读书，漫无目的，碰上喜欢的书就多花点时间，不喜欢的，就粗略翻过。现在想来，多是浮光掠影，并不起到增长学识的作用。康拉德的小说，自然没有读懂。而海上发生的故事，也很不对我的胃口，唯一留下的印象，是他关于“青春”的那段格言：

“我们的船依旧在进水。然而我们早已厌倦了恐惧。黑夜中，大海上，我们一边唱歌，一边往外舀水。每个人都兴高采烈，没有人知道黎明到来时我们将会如何。我们只知道，这样的黑夜，这样的大海，这样的我们，这就是青春！”

海子喜欢康拉德，大约是因为康拉德的小说写到梦想与远方。大海、远航、英雄梦……与诗歌，与他们那一代的人青春紧密相连着。而我读大学的时候，“诗青春”早已散佚。我们躲在深山里读的多是实用型的工具书，做着犬儒式的美梦，而朝向远方的梦想，与我们无关。再后来，便是小说集《青春》的遗失。

顺走我书的是同宿舍的一位许姓同学，皮肤黝黑，戴着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，穿着时尚，能言善道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与我交好，同我畅聊文学，似乎挺懂小说。临走时，往往会借走我的一些书，《青春》便在其中。只是，没想到，我再也没有等到他归还书的时候。之后，便听说他因盗窃而被学校开除。他借我的书，自然也就没有了。

我的《青春》就这样跟随着另一个人的“青春”消失了。

读康拉德小说《“水仙号”的黑水手》（约瑟夫·康拉德著，安宁译），总使我想起失去的那本《青春》，而后自然又联想到那位顺走我书的同学。《“水仙号”的黑水手》讲述的是这样一则故事：一个名叫惠特的黑人水手被招揽上“水仙号”，但是从航行伊始，他就病倒了。在整个航行中，他都没有出过一点力。而其他船员除了要完成本职工作，还得照顾他。惠特在与这些船员的相处中，时而表现出“暴躁”和“喜怒无常”的一面，时而又显示出自己的“怯懦无助”。他就像幽灵一样死死缠绕着船上其他水手，把他们人性中的善恶不由自主地释放出来。后来，惠特死在船上，水手们为他举行海葬。当他的尸体一抛进海里，海面上就刮起了一阵怪风。之后，一切如常，船也顺利地完成了此次航行。

小说借“惠特”来隐喻人与“大海”（自然）的关系。在整个航行中，水手的善良、自私、冷漠、热情、懦弱等性格特征与大海的“狂暴”和“温柔”相呼应——每一次惊涛骇浪的远航，本质上都是一次生命的放逐。某种意义上，康拉德是一个“没有故乡的人”或者说“失去故乡感的叙述者”。他所有关于海上的描写，都是基于生活的深邃思索。他透支自己“青春”放逐海上，追寻着那永不落幕的“航行”。看豆瓣上小说集《青春》的评论，有人以《误读》为题，写下如许的话：

“每个人，白日里有他的路，每个人，黑夜里有他的铺……谁不曾误读青春，谁就未曾青春。”

是啊，“谁不曾误读青春，谁就未曾青春。”不知我那同学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“误读青春”，而失去了“青春”……